

情感之域：对中国传统中戏剧能动性的跨文化重访

颜海平

比较文学研究,在我的实践和理解中,是跨越边界的思想人生之旅。我对在跨越中全方位活跃起来的人的能量,瞬间的自由感与特殊的想象力尤其感兴趣。作为中国戏剧文学出身的学者,我深爱《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窦娥冤》,同时钟情《玩偶之家》、《华伦夫人》、《三姐妹》、《伽里略》;当然还有《雷雨》、《茶馆》、《蔡文姬》、《关汉卿》。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复旦大学做学生写剧本选择了十幕历史剧的形式,对汉唐气象华夏中兴倾诉想象;而同时对欧美现代文学艺术流派包括“等待戈多”在内的一代艺术家始终关注。以至到了美国学习,在贾植芳先生的支持下,选择了他们对二战后人文本体现代危机的激烈认知叩问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领域。自1991年起执教至今,讲述欧洲现代戏剧和希腊经典的同时,一直开设中国戏剧文化课程,尝试如何使美国青年学生感受中国的人文艺术境界;2002年起在国内兼职,勾画境外各类艺术和理论范式裂变的同时,一直探索如何重访中国的人文气脉,使当代学子自觉流动在血液里源远流长的中华底蕴。历史是又残酷又慷慨,近代以来给予中国艺术和人文学家们的历史命运具有内在的双重性:我们必须承担为先贤继绝学的生死之业,又必须拥有跨文化的认知纬度,审美素养,和想象能力以重访再造自身,在现代变革中传承祖国的艺术珍宝,在华夏传承中变革世界的人文地理。

要做到这两个必须当然很不容易,但中国确实不缺少这样努力的人。2002年以来,中国艺术家的访美演出力度大幅增强,创造性的力量以不同形式涌动。比如2006年初秋《青春版牡丹亭》在加州的出演。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审美重访,跨国界的情感回归。简言之,我是用两只眼睛即双重视域来观看整个演出的:一重是西方现代的审美,一重是中国历史的诉求。比如,当看到杜丽娘身着一袭大红披,手执梅枝走向舞台高处,在天幕下含笑回首,我感到的不仅是古国文明凤凰涅槃现代再生的诉求,而且是现代再生中对一种精神的呼唤。她拥有欧洲文艺复兴蒙娜丽莎的神秘、美丽和魅力;她更有中国艺术气韵中的凝重、刚烈和华美。她充满了中国式的强烈戏剧性,即是不可思议之想象与尽合情理之人性的统一。用已故黄佐临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幅人类真画:所谓“画有三:绝像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此亦欺世盗名之画,惟绝似又绝不似者,此乃真画”。

如此跨越绝似和绝不似,生与死,虚拟与至真的戏剧性¹,经由以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戏剧家布莱希特为代表的进步人文艺术界的发现和创造,成为西方现代审美深刻变化和根本重构的核心元素之一。我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这一文化互动中演变重构的历史内涵有较详说明²。概括而言,布莱希特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热诚,作为二十世纪世界艺术家们在跨文化过程中建构戏剧性的精彩例证,源于他超越西方中产阶级戏剧旨在实现的移情效果的一种批判精神,他想摆脱“欺

¹ “戏剧性”一词在国内学术界戏剧学研究中使用的含义,与这里所指有不同。我在以往发表的英文论文里用的是“theatricality”,并中译为“戏剧能”。近日在与董健老师和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吴俊山博士等同行的交流讨论中,董健老师对两者区别的洞见使我对此有了自觉的意识。这也许是需要进一步在戏剧文献和戏剧实践分析的前提下,进行深入阐释的戏剧学课题之一。

² 参见“Theatricality in Chinese Classical Drama,” *Theatric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